

在“李静训和她的时代”展厅里，我听到了什么

■仇春霞(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学博士、北京画院研究员)

在今年春夏之交北京各大展讯里，一个叫李静训的9岁小女孩的风头十足，展览的名称是“李静训与她的时代”，展厅位于国家博物馆第三层。

我被李静训的展览所吸引住的，倒不是她特殊的身世和展品，而是这个展名让我想起一本历史图书，《漫长的余生：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》，我喜欢这么文艺的题目，也喜欢有温度的历史，就决定去看看。

我是从路过的一个入口随机进入展厅的，恰好是展厅的入口。然而在我抬头的那一刻，我不禁暗叫一声：“我看到什么了？”那不是火遍全网的“闹蛾金钗”吗？围观者居然只有少数几个人！

我排队后稍微等一下，便站到了最佳位置来观赏它。这是一只具有仿生风格的金银头饰，主体是一丛花枝，每一根花枝上是一朵六个花瓣的花朵，花丛上方是一只金色的飞蛾。我从容地观看了每一处细节，又拍到了满意的照片，然后才看周围的展墙。一面墙上正播放着“闹蛾金钗”的影像，我非常享受地看了两遍，在摄影技术的加持下，金钗那些灰暗的氧化物被过滤掉了，通身熠熠生辉。在镜头的缓慢运作中，金钗像一位沉醉在独舞中的美人，令人不忍靠近。它刚从工匠手中诞生时，大概也是这种风华吧。另一面展墙是李静训家族成员关系表，其中好几位都进了史书中的“本纪”。还有一面展墙是介绍现代高科技对金钗的扫描结果，说其中有一颗珍珠特别亮，那是在后来修复中补上去的。又说有的部位有特殊光泽，那是修复时使用的粘合剂。展示的内容有点寡淡，我没能从有效的信息中将这只金钗

定位到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小孩身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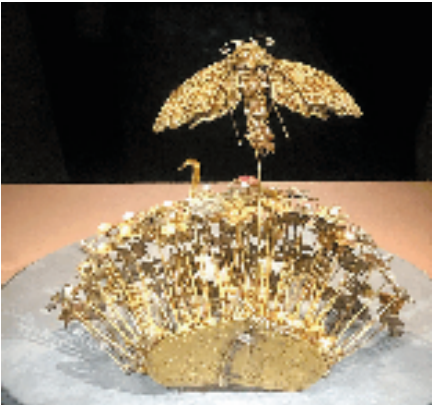
就在我准备离去时，我听到一位衣着鲜丽、身材保持良好的中年女人对身边一位男士说：“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说是金钗，怎么没看到钗子的脚？看这底座，倒像是胸针。”男人说：“哪有这么大的胸针，而且这么重，还不把衣服都扎坏了？”这个女人说出了我观看金钗后的困惑，但我当时却没有细想，我相信考古工作者对这么重要的文物是不会弄错的，它一定是一只钗子，而且无论是古代诗文、绘画，还是考古遗存，都有不少旁证，比如宋代佚名绘画作品《大雉图》中的人物头饰中就有蛾的头饰，只是我没有追问它的腿去哪儿了。我恍惚了一下，突然想起展墙角落里的一张黑白图片，内容是一只残缺的钗子脚，它正是“闹蛾金钗”的“原配”。

在以“闹蛾金钗”为中心的展示版块里，还有其他金银首饰，包括那条镶嵌了丝绸之路DNA密码的“嵌珍珠宝石金项链”。这些首饰前的女性观众比较多，倒不是黄白之物令人迷恋，而是她们能看得懂这些展品。但我却偏向于对生活细节的关注，所以对日常用品更有兴趣。我看到了一只铜钹斗，器型小巧，器身呈圆形，盖子一圈一圈往上缩小，盖扭却是一个稍大的小葫芦，整个节奏很和谐，材质因氧化而形成的沉重感被轻巧、可爱的外型消解怠尽。虽然在历代众多钹斗中它不是最美的，但在李静训的场子里，它非常匹配。

在我细看这只钹斗时，有两位年轻姑娘从我身边经过，她们也看到了这只钹斗，其中一个姑娘说：“呀，这是熨斗吗？”另一个姑娘停了一下，说：“不是

吧？它有脚，怎么能熨东西？”问话的姑娘听到后，看了看展签，发出尴尬地“哦哦”声。两位姑娘并不想对这只发绿的小东西做进一步的研究，白裙一飘而过。其实，只要她们仔细观察一下，就能轻易看出这只钹斗是做什么用的。它有一个圆形容器，容器上有盖，还有流嘴，所以它应该是装流质溶液的。它有三条圆圆的小胖腿，高约5厘米，这个高度说明腿的功能不止用来支撑钹斗，还应该有别的用处。如果与那长长的手柄结合起来看，就不难判断，这个钹斗是可以直接放在火上烧烤的器皿，不是大火，而是小火，比如蜡烛之类的。综合起来判断，它很可能是静训姑娘生前用的加热器，她的侍女用这柄钹斗给她热各种饮料，容量刚好够她喝。想象一下，一个小姑娘的加热器是一件由金灿灿的黄铜制作出来的、圆圆的、小巧的、可爱的、做工极精美的手工艺术品，在我们当今生活中，有哪几位小姑娘拥有这样的待遇？

在许多钹斗的考古第一现场里，它的周围一般会有一些饮食器皿，所以有钹斗的展陈空间里，一般也会有别的饮食器皿，李静训的这个展示版块里就有很多瓷器，包括各种瓶瓶罐罐，杯盘碗碟。环顾一下这个展陈空间，我有一种莫名的喜欢，灯光打到恰当的位置，展柜布置错落有致，器物的选择也别具匠心。选品不仅有代表性，而且侧重“日用”二字，器物的各种造型与小机关里，隐藏着令人无限想象的大空间。有的甚至不惜展出一件被损坏了的残件白釉盖罐，它改头换面，以一种我们不熟悉的样式呈现出来，似乎是当代的新品被错入进去了。可是它的器



隋 闹蛾金钗 隋大业四年随葬品 1957年陕西西安李静训墓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

型、色彩、釉面、肌理却散发着古老的贵族气质，不容触摸。

在接下来的两个板块“丝路疏光”和“区宇宁一”，展示的是李静训生活的大时代背景，虽然有不少精品文物，但与李静训的生活有点疏离。

观展归来后，我花了一天时间查阅了唐宋时期与“闹蛾金钗”有关的美术遗存与诗文，在一篇名为《中国古代立春与元夕节象生头饰(中)——闹蛾》中，我看到了金钗的完整照片。在古代众多相关诗词中，我读到了辛弃疾的《青玉案》(元夕)：

东风夜放花千树，更吹落、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。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。

蛾儿雪柳黄金缕，笑语盈盈暗香去，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。

原来令辛弃疾心动的偶遇女孩，她的头上戴的是这样一只美丽的发钗。

(原文有删减)

恨无勾漏丹砂诀 幸有羲之笔阵图——马一浮书法艺术

■杨宇全(杭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)

1957年5月，周恩来陪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拜访马一浮。当年，一位穿长衫、蓄胡子的年轻学者，在珍藏《四库全书》的孤山文澜阁旁，租住了一间小屋，历经数年之功，硬将中国最浩瀚的一部文献——《四库全书》读毕。他就是有“儒释哲一代宗师”和“国宝”之称的马一浮。

马一浮，名浮，后别署蠲叟、蠲戏老人等，浙江上虞人。早岁应浙江乡试名列榜首，19岁与马君武、谢无量在上海创刊《二十世纪翻译世界》，传播西方文化，时有“天下文章在马氏”之誉。马一浮曾留学日本、美国，通晓英、法、德、日、拉丁五种外文。抗战时期，在四川乐山创办“复性书院”，曾聘为浙江大学讲座，1953年任浙江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，定居并终老杭州。

在近现代学术史和艺术史上，马一浮先生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，也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。他的传奇经历、弘富学问与等身著作不多赘述，他与梁漱溟、熊十力一起被学术界公认为是“新儒学的三驾马车”。1967年马一浮先生与世长辞，好友梁漱溟先生题了八个大字：“千年国粹，一代儒宗”，就是对他学术成就的最高评价。

马一浮不但是一位国学大师，也是著名的书法家，他书法各体皆备，碑帖兼取，尚古而脱古，格调高雅，自成一家，有清丽潇洒之书风。曾有人评说：马一浮读书宏富，满腹经纶，将诗书之余绪流露于笔端，故书无俗气也。马一浮书法尤精行草及隶书，亦工诗词和治印。行草以王羲之《圣教序》为基础，兼收北碑意趣及索靖章草笔意，运笔俊利，章法清逸而气势雄强，横画多呈上翻之势，似不拘成法，然拙中寓巧，气格高古；隶书研习《石门颂》，取精用弘，有意增加横画之波势，形成用笔温厚、结体潇洒之特点。亦善治印，朴茂而富韵致。

马一浮《戏题鬻书启诗》云：“恨无勾漏丹砂诀，幸有羲之笔阵图。”——此非谦辞，实乃自信之语。他一生最推重王羲之，《兰亭序》《圣教序》尤为日课，尤以《圣教序》用功最深：点画清健、结构疏朗、章法从容，皆得其神髓。

学书路径清晰而博大：早年从唐碑入手，专习欧阳询、欧阳通父子，取其险峻骨力与凝练笔意；二十岁后广涉魏晋南北朝碑帖，植根钟繇、王羲之诸帖，兼融北派雄强筋骨与南宗温润风致，提出“取北派之

雄杰以充筋骨，而尽变其粗行之貌；得南宗逸丽之韵致，而一洗其姿媚粉泽之态”。又参朱熹理学书风之端严，掇篆隶之古意、北碑之体势，结体微斜而紧敛，尖锋与方笔并用，终成“茂密峻爽、气韵潇洒”之独特风貌。

其诸体兼擅，各臻高境：篆书直溯李阳冰，清刚渊雅；隶书宗法《石门颂》，波磔舒展、天趣飞动，代表作如《会稽马氏皋亭山先莹记》《汤寿潜墓志铭》均以八分书就；行草则熔章草之古厚、汉隶之朴茂、二王之流美于一炉，清雅高古而不失性情跃动——或静若古潭，或激如飞涧，皆由心出，毫无矫饰。

尤为可贵者，在其“学者字”的纯粹本质。书法于他，非炫技之艺，实为修身之径、学问之余事。“不求工而自工”，正因胸中万卷、笔底千钧。丰子恺尊其为“中国书法界之泰斗”，弘一法师更叹：“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”，李叔同亦谓其读书之富，常人难及。此非溢美，实为其学养涵泳所自然流露之气象。

马一浮四度公开鬻书(1932、1942、1947、1950)，尤以四川复性书院时期最为勤勉，所得润资多用于刻印典籍、保存“读

书种子”。其《鬻书约》明订“五不书”：不书祠墓碑志、不书寿联寿序、不书计告行述、不书题签与时贤作品、不书市招，并强调“无一笔无来历，方能入雅”。此非拘泥成法，而是对传统文脉的虔敬持守。

观其书，如对古人；读其字，即见其人——端正庄重之气，源自颜真卿的人格气象；萧散超逸之神，出于六十年临池不辍的修行。晚年绝笔《拟告别诸友》：“乘化吾安适，虚空任所之……临崖挥手罢，落日下崦嵫”，形虽枯而神愈远，正是其一生以书载道、以字修心的终极证成。

20世纪书法变革中有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，尊碑的就一味贬帖，崇帖的又一味贬碑。两下都坐下了病根而不自知。很多写碑的书法有生硬造作之气，写帖的又柔媚油滑。而在碑与帖之中打通了间隔，达到一种水乳交融的境界。

晚年马一浮因白内障加剧，作字多以瞑书，写字纯以神行。这一时期的书法不复前期人淡如菊的温雅，更显出一种苍茫旷达之态。临终前，马一浮作诗留别诸亲友云：乘化吾安适，虚空任所之。形神随聚散，视听总希夷。沤灭全归海，花开正满枝。临崖挥手罢，落日下崦嵫。